

# 美國會關閉移民之門嗎？

賴樹聲譯

美國失業者、勞工聯盟、商業競爭者及政府官員，都在大聲呼喊，過多的新移民湧入這個國度。愈來愈多人認為即使是富裕的美國，也無法容納世界上所有的難民。

美國是個由外來移民辛勤奮鬥建立的國家。二百年來，歡迎被剝奪人權者移民美國的態度，目前正在逐漸改變中。每年超過一百萬的移民蜂湧而入美國，其中只有半數是合法的。移民人數是所有其他國家所收納移民人數的二倍。隨着全球的經濟不景氣，由於愈來愈多的人追求美好的生活，移民人數更是有增無減。

美國人已愈來愈不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難民，即令是難民的遭遇再如何令人心酸。根據華盛頓人口管理局的官員里昂·鮑威爾解釋：「儘管你很有同情難民，但是目前大家都認為，實在是太多了。美國已不再是一個荒地甚多而待開發的國家，我們無法長期持續大量的移民。」

據估計，薩爾瓦多自一九八〇年來，每年進入美國的難民有五十萬人，其中只有少數被移民局捉住與遣返。海地及其他加勒比海國家，每年亦出產數以千計的非法移民。越界而入的失業墨西哥人，每年更高達一百萬人。隨着中美洲動亂的蔓延，難民的人數隨時可能再添個百萬人。情況的發展正如國務卿海格所說：「將使古巴難民潮形同兒戲。」

最糟的是，問題並不止於中美洲。波蘭、阿富汗及任何地方的危機均將導致大量的難民來到美國。世界難民人數估計約達一千一百萬至一千六百萬，其中絕大多數為目不識丁，赤貧如洗者。中南半島仍有二十六萬的難民日夜盼望來到美國。

## 新的貧民階級

憤怒的反應正在美國人中滋延，大家都認為美國正在輸入一種新的貧民階級。民意測驗顯示，百分之八十的人認為移民配額應該減少，百分之九十一的人讚成將非法移民驅逐出境。

過去只有少數的保守團體要求執行嚴格的移民法。現在，各階層的勞工、商人、環境保護者，甚至自由派的政治家都已加入了這個行列。針對這個壓力，雷根總統及一個由兩黨組成的國會團體，已籌劃設立新的移民法律來控制非法移民。雷根總統已屈服於立法人士，下令裁減東南亞難民的配額。

這種劇烈的轉變是因何而至呢？一九八〇年十二萬五千名古巴難民，瘋狂擁入已經感到人口過多的佛羅里達州，所造成的震撼，是一個主要因素。前總統卡特允許三十五萬亞洲難民的入境，及海地每月一千難民的到達，亦是原因之一。

除了難民的數目龐大令人不安外，美國人很沮喪的發現，二萬四千古巴難民竟是被卡斯楚所驅逐的罪犯、心智障礙者及該國不需要的人。在阿肯色難民營發生暴動後，大家對難民的印象益形不佳。等到警方譴責難民進行非法藥物買賣及提高都市犯罪率後，大家對難民的印象更是惡劣透頂。紐約市民更是為古巴人所涉及的幾項瘋狂的殺人及強暴案所震驚。一位

警官形容：「他們好像小孩子進了糖果店，爲所欲爲。」美國聯邦移民局官員羅傑·康諾說：「瑪利難民潮好比一九六〇年代聖塔·芭芭拉石油外洩事件，對環境保護者所造成的衝擊。大家都認爲美國被難民淹沒了。吾人仍具赤子之心，但是我們害怕美國成爲世界窮人的傾瀉場。」

### 工作的競爭者

隨着經濟的不景氣，許多美國人已被迫與非美國人競爭工作機會，人們對於移民的情緒更形冷漠。雖然無人可確切的指出外國人對於美國工作市場的影響，但是前勞工祕書雷伊·馬歇爾認爲：「有效的控制移民，可使失業率降至一半。」

某些官員否認目前這種日趨高漲的反移民態度。紐約市市長愛德華·柯曲說：「一般人對於移民的態度並未改變，原因很明顯，幾乎每個人都會是個移民或是移民的後代。」但是，有些人持反對態度。一位南加州的民主黨立法者說：「人們對工作情形憤怒極了！大眾要求禁止新移民進入美國，好像時光倒流回十九世紀。」

工作情況的不愉快，主要是針對中南半島的難民及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。美國人亦抱怨許多東歐移民佔據了非技術性的工作並降低了工資。一位住在底特律郊區地爾棒的助理護士夏隆·考維曲反應了一般人的心聲：「移民們就這樣赤手空拳的來了美國，得到我們無法得到的工作，寄錢回去，再將他的家人全部接來，這實在是不公平！」

十二年前，與她們六個子女同時由黎巴嫩來到美國的瑪斯塔法與沙基巴·歐比利告訴另一面的故事。在伊朗危機期間，他們被人叫作「駱駝仔」，瑪斯塔法的兄弟在酒吧間被人毆打。其他阿拉伯人亦會接到辱罵的電話及被拒絕修理汽車。

有些移民採取對抗的態度。位於芝加哥的中南半島難民當連續偷襲發生後採取了巡邏措施，並捉住了幾個偷襲者。在奧瑞岡州波特蘭市，一位來自中南半島的高中生用刀刺傷了一個會虐待他的人。某些年輕移民組織竟派以求自保。在加州，某些幫派組織涉及殺人事件。

移民在獨佔某些小型企業方面也頗有成就。美國紐約批發商領袖蓋若

德·貝克說：「他們實在是強力的競爭者，他們往往整天工作來控制支出。」

韓國人及印度人正在經營一些小商店及小旅館，尤其在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。某些小衝突似乎避免不了。由於業主掌握一個黑人，一個位在芝加哥黑人區的阿拉伯人商店被人搗毀。過去一年中，芝加哥的阿拉伯人商店至少發生了六十次火災，其中大多是縱火。

### 坐在定時炸彈上

加州難民領袖喬·佛烈德烈克對於未來表示悲觀。他說：「我認爲我們正坐在定時炸彈上，愈來愈多人要求分享這日益縮小的餅，吾人可預見一些不愉快事件。」

一個小插曲去夏發生於丹佛市。當卡德海食品公司新老板解雇了二百二十五人，另廉聘亞洲裔工人之後，憤怒的當地居民圍住難民住所，咒罵他們，打碎玻璃，並打壞難民的車子。科羅拉多州難民問題顧問范·波特說：「失去職業的人憤怒極了！」

勞工聯盟也很擔心勞工聯盟成員爲外國人所取代。勞工領袖承認，新移民已不再從事一些美國人不願作的低賤工作。根據紐約市立大學經濟學者的分析，全國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約有半數的新工作爲外國人佔去。另一項調查發現，二千位休士頓建築工人中，有百分之四十爲非美國人，這些非美國人的工資竟大大超越美國人的最低收入。萊斯大學教授敦·哈德調查後說：「許多美國人，特別是白人及少數民族的青年，工作被人取代。」

APL-CIO 公司的德州經理哈利·霍勃說：「我們認爲這是一場洪水。癥結在於問題太過於微妙，一般政治家於當選後都避之惟恐不及。」

### 不道德工廠的再度來臨

聯邦官員也爲百年前曾充斥紐約、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「不道德工廠」的再度發生而感憂心。官員們說：「寡廉鮮恥的雇主正以低工資、惡劣工作環境剝削東歐、拉丁美洲及亞洲移民。」中西部女勞工聯盟主席路易絲

·蒙坦涅格羅說：「這些移民接受奴隸般的低工資、惡劣工作環境及生活環境。他們任勞任怨只求溫飽。這些工人要強於以往工人十倍以上。」

不道德的行為並不僅止於此。在紐約一般建築商往往將禮拜五指定為「付薪日」，卻在禮拜四將這些非法移民送至警方。下禮拜一，他又很輕易的找到另一批工人。

安置難民的巨大經費是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。州及地方官員抱怨，經費實在短絀，無法騰出多餘的經費作為難民的教育、保健及其他服務之用。加州現已募集二千五百萬元作為難民賑濟之用。三分之二的奧瑞岡州中南半島難民也正得到救濟中。休士頓的學校官員估計，在過去二年中，約有一萬至一萬二千外國人入學。

二月份，全國州長會議時，州及地方官員特別強調了飽受注目的難民問題，要求聯邦政府對移民配額設限，同時對難民開支實施補助。州長們宣稱：「聯邦政府如不願意實施補助，則聯邦政府便該減少難民的流入。」

某些專家則於新移民者對國家自然資源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而感憂慮。目前移民人數佔人口成長率的百分之五十，如果情況不變，至公元二〇三〇年美國人口將由目前的二億三千萬，增至二億九千萬人。彼時人口將耗盡所有糧食生產而無外銷。

### 美國民族性的改變

移民問題所造成的另一隱憂，是美國民族性的改變。二十年前的移民是一些很容易同化的歐洲人，現在百分之八十一為截然不同的拉丁美洲人及亞洲人。

專家們同意，如果語言及文化差距太大，美國的國家統一及政治穩定將受影響。參議院移民事務主席艾倫·辛普森警告：「如果移民人數仍高居不下，而且同化率低的話，這些移民將會把他們國內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帶來美國。」

現在，人們又重新聽到早年的限制移民及種族的呼聲了。一八七〇年由於經濟的不景氣，人們歸咎於華籍修鐵路的工人降低工資。因而禁止華籍工人入境。十九世紀時，對於愛爾蘭人及波蘭人亦有類似的嚴格移民條

例。直到一九二二年，美國首次採取數目限制，制定每年不超過三十五萬人，同時有了國家配額。一九三九年，二萬猶太兒童被國會的拒絕入境，顯示了人們的格遵移民法。至一九三九年後，移民配額開始增加，並准許政治難民基於某些緊急理由入境。

### 國會的不悅態度

國會對於移民的態度也日趨不佳。國會預定通過一項法案，將移民人數限制在四十五萬人內——比去年少十萬人。立法者同時可能收回總統裁決權——卡特總統藉此收容了古巴難民。有些人甚至要求嚴格審核政治難民的入境，因為有人指控難民大多是經濟而非政治因素所造成的。

許多立法者主張採取加強邊界巡邏及將移民程序現代化的措施。但這需要大量經費，在目前經費下這種作法不太可能。國會可能改而對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實施制裁。有一項建議是，由雇主檢查一種由政府所發的證明卡，或其他同樣性質的證明。但是許多商業團體及自由派市民反對這種方法，他們稱此是警察國家作風。

與科羅拉多州州長理查·藍姆所面臨的問題一樣，所有立法者所面臨的是：如何在美國傳統的人性面與難民大量擁入的現實面取得平衡。

理查·藍姆是移民者的孫子，他說：「移民是我們的另一個理想，過去一直有益美國，但在一九八〇年代移民傷害了美國。現在它已失去了控制，壞作用已深入了社會各階層。」

(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)

